

北疆哨所气象新

■欧世金



伊犁、阿勒泰、塔城、霍尔果斯、白哈巴、铁列克提……

去年草黄马肥时节，我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北疆边防，登上耸立在国境线上的一座哨楼，瞭望边关的沧桑巨变，感悟新时代守边人的炽热情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从军已近38个寒暑，前一半时间在新疆，跑得最多的地方是边防；后一半时间虽然远离西北，身居都市，但更加想念雪山哨卡、大漠军营，恰似游子，离家越久、距离越远，思之越切，念之越深。

—

“不到伊犁不算到新疆。”这句民谣在新疆家喻户晓。且不说伊犁壮美如画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只说它厚重的人文景观就让人目不暇接：清代乾隆设立的伊犁将军府旧址、乾隆皇帝亲自撰拟的记载平定准噶尔叛乱经过和功绩的格登碑、林则徐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当年，接待来边疆采访的中央媒体记者，我首先向他们推介的也是伊犁。

但那些年要去伊犁并不容易。夏秋季节，乌鲁木齐至伊犁机票一票难求。如果坐汽车，一般在路上要跑两三天。途中车辆要是出了故障，那就遭罪了。有一次，我乘车翻越天山果子沟，正逢道路维修，几十公里山路，越野车整整跑了一晚上。天亮出山后，行李箱上的锁都不知被颠到哪儿去了。

定下先去伊犁的决心，我心里盘算着如何预订北京至乌鲁木齐的机票。没想到的是，一位战友不等我说完想法，就来了一句：“你落后了！”他告诉我，从北京到伊犁，已开通直达航班。早上从北京出发，只需大半天时间就可到达伊犁地区首府伊宁市了。

“我还想到塔城、阿勒泰，怎么走？”我有点故意为难他的意思，战友得意地说：“伊宁到这两个地方，天天都有航班。”他还带点夸张的语气补充说：“乌鲁木齐到这三个边境城市，如今都通了铁路，也通了高速公路，你想到哪里去，拎着包就能走，阿勒泰地区已开通两个民航机场。”哎呀！真是不敢想象，一向被视为偏远、落后的边疆地区，建设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抵达伊宁，直奔霍尔果斯边防连。我曾记得，当年这段近百公里的路程，北京吉普“212”要跑大半天时间，现在个把小时就到了。连部掩映在一片楼群之中，记忆中一个院子、一排平房

老样子已不复存在了。参观完连部综合楼，我禁不住赞叹营房设计之新颖、实用。指导员胡晓锐说：“吃、住、行、通讯、通邮等难题，曾困扰我们边防军人几十年，现在基本都解决了。连单独执勤官兵看电视、打电话、上互联网都不用犯愁了。”

“不登哨楼不算到边防。”这句兵谚，大有深意。我们驱车通过国门，来到连队前哨班。哨楼像一座巨塔，高耸入云。正犯愁如何爬上去，一位战士打开电梯示意我进去。我一时竟不知所措：“哨楼还有电梯？”同行的伊犁军分区领导说：哨楼安装电梯在西北边防连队确实罕有，可见这个哨楼不一般呀。

说话间，我们登上了哨楼顶层，视野顿感开阔。身后是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楼群，一座新城在荒凉戈壁拔地而起。往南看，一列列满载货物的国际班列飞驰西去，“一带一路”在这里奏响了一个强劲的音符；往北瞧，长长的车队在安检，正有序通过国门。

透过瞭望镜，目光越过巡逻路、界碑、铁丝网，远方情况尽收眼底。界碑依旧，风雪依旧，边防哨所却已经焕然一新。

二

守边的日子甜了，守边人的笑脸多了，这是与过去相比较而言的。西北边防有些苦、有些难，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南疆防区苦在山高、路险、氧气少。北疆则苦在天寒、地冻、风雪大，像驻守在祖国版图大公鸡尾巴上的红山嘴，可托海、扎马纳什、白哈巴等几个边防连，冬季大雪封山期长达半年之久。从空中看，一个个边防连像一座座孤岛，矗立在阿尔泰山茫茫雪海之中。不难想象，在雪海中执勤巡逻的官兵们，生活是多么的孤寂和艰辛。好在有哈萨克、蒙古、维吾尔、汉等各民族兄弟姐妹，与他们相邻相亲，携手并肩卫国戍边。

我又来到了白哈巴边防连。正巧，连队即将进行长途乘马巡逻。在做准备工作的几天时间里，我刚好有机会贴近采访。

我想做一次核酸检测。到哪儿去做呢？指导员听出了我的为难，爽快地说：“简单，我给白哈巴村委员会主任打个电话。”从他们交谈中，我感觉到对方是一个哈萨克族人。简短交流结束之后，指导员对我说：“妥了，明天上午10点到村里去做。”指导员还说：“我们和村民的关系，是邻居又似兄弟，平时谁有事吱一声就行。”

马草储藏是连队入冬前的一件大事。那些天，我见几位牧民在连队马厩旁进进出出，便好奇地上前打探。军马饲养员李茂余说，他们是连队请来帮忙的。连队有20多匹军马，入冬前要储存4500捆马草，这些活官兵们忙不过来。

打草、装车、拉运、卸车、上垛，都是技术活，牧民群众干起来虽然轻车熟路，但也要忙活十天半个月。

3号夏季执勤点，设在滚滚流淌的界河旁。这片哈萨克族牧民喜爱的夏牧场，水草丰茂，地势开阔，最多的时候放牧牲畜近十万户。防止人畜越界，成为官兵们的头号任务。人少事多加上远离连部保障不便，还有与牧民群众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等诸多难题，摆在面前。一位哈萨克族护边员看出了官兵们的难处，主动搬来做邻居。于是，绿色帐篷与白色毡房紧挨一起，像一对并肩防守的兄弟，成了夏秋季节边境线上的特殊一景。到执勤点后，禁不住再三邀请，我们躬身进入毡房做客。女主人倒茶，男主人说话，他们上初中的大女儿当翻译，汉语讲得很流利。从这一家人开心的笑脸和清纯的眼神中，能体会到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军队的真情实意。

切身感受到各族军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是我骑马路过巡逻路之后。长途巡逻，人员出动多，物资保障难，途中还可能发生马匹受伤、生病等意外情况，连队军马已不能满足需要，村民第一时间送来最好的马匹。一路上，参加巡逻的几位少数民族护边员，担负的任务繁重又特殊：负责驮运生活物资；遇到湍急的河流、陡滑的山道，他们冲在最前边开路；到了宿营地，人困马乏，寒寒袭身，他们端上来的那一碗碗香味扑鼻的奶茶，热气腾腾的汤面，不能不叫人动情心暖。还有，喂马、钉马掌、备马鞍、装物资、收拾行李，哪样离得开他们？不说别的，我骑马是个新手，马嚼子怎么也套不进马嘴里，脚蹬松扣到第几个扣眼合适，马肚带应系多松多紧……最后，只有护边员兄弟搭手帮忙，我心里才有底。

采访途中，我们驱车而行，雪山、河流、草原、戈壁、森林，从车窗外飞驰而过。晨曦中，毡房里飘出乳白色的袅袅炊烟；夕阳下，畜群披着金光悠然牧归；界碑旁，军民联防巡逻队伍整装前行……和平的边关，和美的生活，令人心旷神怡、心花绽放。那些时刻，我一遍又一遍哼唱着那些经典老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怀念战友》《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快乐的心儿乘着歌声在飞扬、飞扬。

三

此行，我最想去的是塔城边防。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得名，自古以来就是扼守西陲的战略要地之一。所辖区域，汉朝属乌孙，北魏为高车部游牧地，北周至隋朝属突厥，唐代在此设置龟兹都督府，我国历朝历代对此地行使着管辖权。但落后就要挨打，晚清政府在塔城签下4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领土，写下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页。途经塔城，我们被军分区军事首长

热情挽留。一见面，他急切地介绍，塔城战略位置之重要、军事地形之特殊，当年军民抗击外来侵略之英勇。“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他数次引用这句诗，怕我们没听懂，换了一个角度强调：“我们是睡觉都要睁只眼，边防无小事啊。”

“走，到边防一线去看看！”在乌什水边防营营区外，几排野战迷彩帐篷搭在一片沙石上，官兵训练的口令声此起彼伏。这里怎么像野战部队？官兵们告诉我：实战化训练，在边防部队没有“特殊化”。

在库则温边防连，我们参观了披着伪装网的地堡以及观察、防御、进攻、支援等军事设施。连队官兵介绍，除乘车、骑马、徒步常规巡逻之外，无人机已进入前沿哨所，对不在日常巡逻范围的地域进行空中侦察，还有夜视器材等新装备也在巡逻中普遍使用。首长机关到边防一线蹲点，重点帮带带兵打仗能力。

边防一线“战斗味”浓了！伊犁某边防团有个女兵叫陈蕾蕾，在参加军分区岗位比武竞赛的前一天，突然腹泻不止，领导劝她放弃比赛，并说已找好替补队员。可陈蕾蕾不停地摇头：“我是战斗员，哪能轻易服输？”那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她拔掉输液针头，一口气吃了5个馒头，再加2个鸡蛋。比赛场上，看上去纤弱的她，竟然异常顽强。她背着自动步枪、望远镜、灌满水的水壶，还有4枚手榴弹，连贯作业15个小时，全程达45公里，完成了隐蔽行军、定向越野、夜间侦察、实弹射击等6个课目，最终夺得女兵战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赶到铁列克提边防连，我们没有停歇，驱车直接去祭奠在卫国戍边中牺牲的英烈。暮色苍茫中，焦黑的戈壁、坚硬的岩石、寂静的国境线，使我们祭奠英烈的仪式更加庄重，心情愈发沉重。

在雕刻着烈士头像和简历、功绩的烈士纪念馆前，我们久久伫立，深情地瞻仰他们年轻的面庞，一遍遍念着他们的英名。英烈们倒下了，鲜血和生命融进了祖国的山河，铸成坚不可摧的巍峨界碑。

如今，可以告慰英烈的是，祖国更强大了，边防更巩固了，那种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新时代戍边官兵发出的铮铮誓言在边关回响，向党和人民奉献出至刚至柔的爱。



往期回顾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中，一辆全地形车在几十米高的沙梁间行驶，忽而冲上沙山，忽而顺沙而下。狂风漫卷中，细沙粘在王俭的脸上，钻进他的衣领，整个人像洗了个沙漠一样……

正在紧张搜索中，全地形车突然抛锚。王俭迅速脱掉外套，钻到车下，逐个零部件进行检查。原来是涡轮增压器坏了，车上没有备用零件，而且车轮深陷沙中，这种情况只能打电话请求援助。

翻过几十米高的沙梁，王俭终于找到一处有信号的地方。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是此次任务的带队班长梁辉。梁班长立刻求助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巴音桑，接到电话的巴书记和梁班长一起驱车前来救援。等换好零件，在牧民的帮助下，才拉出了深陷沙地的车。

他们顾不上休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迎着肆虐的风沙，车又向沙漠深处驶去。

人间四月芳菲尽，可春天在此时的拐子湖还只是个传说。站在毫无遮挡的全地形车上放眼望去，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呼啸怒吼的狂风。

作为一名测量搜索兵，助理工程师赵睿已经是第3次进沙漠了，但他还是会像前层峦叠嶂的沙丘所震撼。王俭驾驶的的全地形车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在起伏的波浪间顽强前进。“只听见王俭班长一句坐稳了，车子就沿陡峭的沙梁俯冲而下，强烈的失重感让我后背发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说到精彩处，赵睿眼睛闪着光，像是在描述一次刺激的旅行。

到了落点以后，他们从车上下来，每个人拿上对讲机和专用设备，沿着导弹飞行的航向，分头开始寻找。

顶着风沙，他们爬上一个又一个沙山，汗水混合着沙子粘在脸上，眼睛也很难睁开，体力和心理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可是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把残骸找到，带出沙漠。

就像该队队长李习文经常跟他们说的那样，“导弹和靶标的残骸是体现试验任务结果和武器杀伤性最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对任务来说十分重要，同时保密要求也很高，绝对不能流落在外，所以必须将其找回”。

“梁班长，找到了！在这里！”对讲机里传来幸福兴奋的呼喊。大家连忙跑过去，只见远处的山坳里有一个大坑，导弹残骸就插在沙子里。大家奋力将残骸挖出装上车，在夕阳的余晖下驾车缓缓驶出了沙漠。

回到简易的行军房，门口搭建的帐篷里已飘来饭菜的香气。有好几次，大家刚准备开饭，帐篷被风沙掀起吹向天空，刚做好的饭菜被蒙上一层沙土。大伙儿用筷子拨去上面的沙土，依然吃得很有趣，还开玩笑地说：“吃点沙子补钙。”

负责保障通讯设备和电器通电的上等兵宋欣宇，今年20岁，第一次参加此次任务的他看什么都新鲜。刚返回到驻地，小宋的手机屏幕亮了。“如果你的右手需要敬礼属于祖国，那么我就站在你的左边；如果你的左边是战友，那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如果你的身后有装备，那我就站在远处看着你；如果纪

拐子湖的春天

■张吟

律很严，那我就在家等你……”后面跟了一个羞涩的笑脸表情。那一刻，宋欣宇被女友浓浓的爱意暖化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同时响起的还有测量技师梁辉班长的手机铃声，电话那头传来妻子的询问。

梁辉原本答应妻子四月份休假回家陪孩子过生日的，他有些愧疚地说：“等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孩子都6岁了，你一次生日也没陪他过。单位那么多人，离开你就不转了？”面对妻子的发问，梁班长耐心地做着解释：“对不起，我又食言了。单位也考虑到我要休假，所以早早把我派到这边来，想着四月份差不多就结束了，不影响休假，可谁能想到会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呢。”“我们都很想念你，下周儿子生日前你争取回来吧！”妻子在电话中表达了母子俩的热切期待。

站在沙丘下的避风处，梁辉看了看远处牧归的羊群和牧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梁辉也挂念着妻子，结婚七八年了，聚少离多，他理解妻子的委屈。

“对不起，等我忙完一定回去好好陪陪你们。”电话中解释完毕，妻子的体谅让梁辉的心中暖暖的，他迈着轻快的步子从有信号的地方向5公里外的住处走去。

每当试验任务宣布圆满完成，指挥大厅传来战友们的欢呼时，搜索分队官兵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穿行在飞沙走石的沙梁、泥泞不堪的沼泽、荆棘丛生的梭梭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种种困境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多年以来，搜索分队从来没有遗落一枚残骸，他们为试验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望着不远处已飘起炊烟的临时营区，梁辉感念此时一切都那么美好，迎面吹来的风中似乎也有了一丝春天的暖意。他抬头望着落日余晖下的戈壁，河流沙丘清澈辽阔，牧人羊群悠然安祥。春天似乎借着晚风清理了这天地间的杂念，使得沙漠之夜变得更加纯粹、清凉，光洁……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军歌嘹亮

■吴煜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一句句雄壮的歌词
仿佛整齐行进的队伍
一段段激昂的旋律
宛如绵延起伏的
高山、平原和海洋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边防线上
战士的每一行脚印
都是军歌里的音符
无论风霜雨雪
锃亮的刺刀
是他们锐利的目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每个战士
都是军歌里的歌词
历尽春夏秋冬
把自己站成了一杆钢枪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军歌在哪里响起
哪里就山花烂漫
战士在哪里集合
哪里就军歌嘹亮

“寻”岗

■姜睦培

耀下，它们晶莹剔透，格外动人。

雪下得很急，不一会儿黄沙覆盖的戈壁已是白茫茫一片，我头脑里突然跳出了一个疑问：“我现在在哪里？”那条白天走过多次的路，已不见了踪影。

我迷路了！慌乱之中，我的步伐开始变得急促起来，回身向着记忆中第一班岗的方向奔走，希望找到来时的路，更恐怖的是，此时远方传来了一阵狼嚎。

正在慌乱间，耳边传来了摩擦树枝的声音，我心里一紧，拉出挂在腰际的警棍。这时耳边却传来沉稳的声音“站住，口令”，是下第一班岗的老兵。听完口令后，我顿感如释重负。

我问道：“为什么不带手电？”老兵说：“排长，我们的手电没有电了。刚下岗，看到这边有灯光便过来看看。”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问你一个问题：下一班岗怎么走？”他看了我一眼，笑了：“那我陪你去吧……”

那天晚上，他陪着我查完了所有的点位。风雪巡逻路上，他给我讲了很多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最后，他笑着说：排长，告诉你一个秘密。站夜岗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仰望星空。那一刻，我会觉得满天的星星都在陪伴着我。

他语气中的某种情感打动了我，我也抬头望向夜空。此时，雪已经停了，浩瀚的夜空中星河璀璨，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卫兵一样，守护着这片安宁静谧的大地。



魏峨(中国画)

王利军作



长征

第5492期